

万人谱——2010光州双年展

10,000 LIVES——8th Gwangju Biennale 2010

吴寅 Wu Yin



1980年5月，光州市民在一次针对军政统治地示威游行中与军队发生冲突，导致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市民死亡——这个事件在韩国的历史上，被称作“光州惨案”。2010年9月，在距离“光州惨案”20年之际，光州双年展将展览命名为：“万人谱-10,000 LIVES”，无疑别有一番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万人谱”的灵感其实来自韩国诗人高银的同名长篇叙事诗集《万人谱》。作者高银曾在上世纪80年代，因参与韩国的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在牢房中他开始诗歌创作，试图描述他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在获释之后，高银开始正式创作，至今已经完成了3800余首诗。而他长达30卷的《万人谱》，无疑构成了一部个人化的人文百科全书。高银曾这样说道：“按照古代的神话，肖像是为了表达情人的影子，或回忆离开我们的生平”，他还表示：“请把展览理解为肖像画展或反功能性全家福”，“从人们做的形象或他们留下的形象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故事。这其中包含了从葬礼雕像到商业性的广告形象，从宗教符号到科学工具，从镜子照出来的自我肖像到投影我们欲望的形象……而跟踪不断变形的肖像足迹，则可追随到肖像本身的生命轨迹”。

自9月3日至11月7日，“万人谱”除了带来134位艺术家在1901年至2010年之间的艺术品，还包含着为本届双年展特别准备的新作品，同时，展览以风格各异的文化创作呈现人们对肖像作品的过度执着，考察以肖像建立的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光州双年展基金会负责人，同时也是本次展览的艺术总监：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出席了展览“万人谱”的开幕式。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策展人，是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特别展的策划人，历任了《Flash Art International》杂志的美国主编，也是《Charley》和《The Wrong Times》的主编。他和莫瑞吉奥·卡特兰、阿里·萨伯特尼克于2002年共同创办了“错”画廊（The Wrong Gallery）。在历届光州双年展中，他是首位欧洲总监，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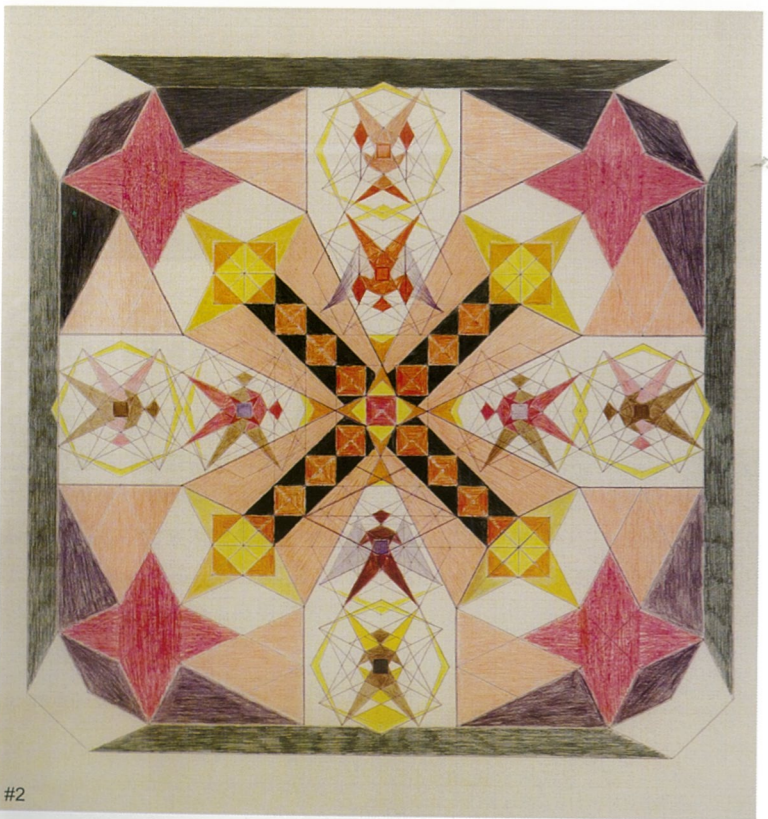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大型专题展览，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的策划理念与所有的展示作品会建构起一座临时的博物馆，而来自25个国家、拥有100年历史的120多位艺术家及其作品，将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肖像问题——用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每天生产和消费数百万个肖像的肖像过剩时代”，“仅在一个网站，每秒上传的肖像就有50万个之多”，与此同时，“美国人平均每每秒要拍550张相片。为了生产一个肖像，甚



至要花费1千4百万美元”。“我们从肖像感到安慰、以肖像为名进行战争、以肖像为中心聚集、崇拜肖像、渴望肖像、消费肖像、破坏肖像”……

当然，不管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在这里所提及的“肖像”，是否是我们常规意义上所理解的人物形象，还是某些特殊符号所暗藏的隐喻，又或者，它兼而有之，但不可否认，展览的名称“万人谱”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而秉承这样的宗旨，本届光州双年展除了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以外，还介绍了很多文化资料和挖掘出来的照片。这些作品将“肖像”这一概念，放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脉络里，去证明丰富肖像的存在，以及其背后的演变历

- #1 2010光州双年展现场
- #2 收租院 群雕 集体创作（中国四川美术学院提供）
- #3 自画像 综合材料 阿特曼（Pawel Algha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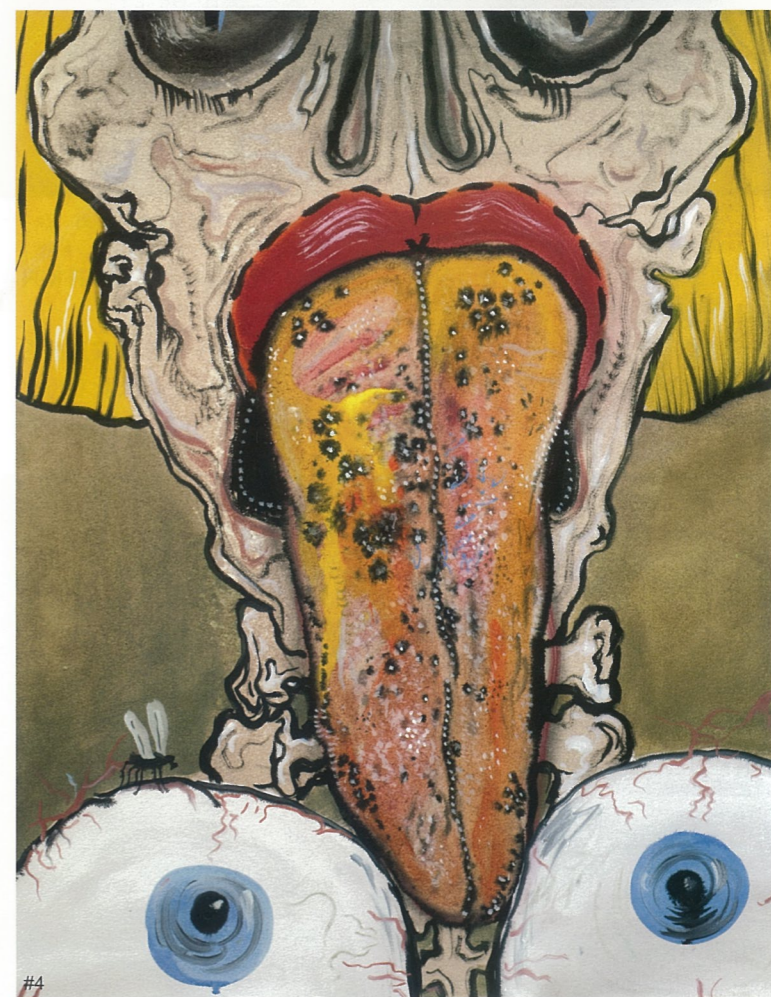


史。这样的脉络中，也包含了我们对于“肖像”的认识和理解。作为每两年一度的艺术双年展，本届光州双年展试图打破文献、历史、遗产、艺术品与“肖像”之间的界限，并探讨背后的关联和演变：

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群雕《收租院》（Rent Collection Courtyard），得到了本届光州双年展的特别邀请——2009年，这位年轻的艺术总监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在德国法兰克福申恩展览馆（SCHIRN KUNSTHALLE）的展览上，表示出了对这组群雕的青睐。他希望：“讲述艺术史上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出现在艺术家作品中的无名人物”，“展览可以成为成千上万在雕塑、绘画和影像中出现的人物的纪念碑”。而《收租院》，这件创立于1965年到1974年至1978年之间，由学生们、老师、雕塑家和民间艺人共同创作的情节性雕塑，用100多个真人大小的形式，生动再现了中国历史上一群典型的人物“肖像”。它不仅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里程碑，还曾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因蔡国强的“再现”更加声名大噪，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证。本届双年展上，《收租院》群雕位于3号展馆中最为显赫的位置并专厅展出，试图呈现艺术、历史、社会、集体信念和创造力的融合，以及肖像本身的教育性和感染力。

柬埔寨金边监狱（Tuol Sleng）的照片展示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红色高棉大屠杀中被牺牲者的残酷记忆。该作品是在现代史上最令人感动、伦理上很复杂的作品之一，这些肖像照片记录了在屠杀中被牺牲的无名生命，并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沉默者和目击者被留下来了。他们想问的问题是：来看他们是什么意思？仅仅是在搜索一个影像吗？而雷欧·巴蒂斯特·阿尔伯特（Leon Battista Alberti）曾表示，肖像如同友情一样，使已经失去的变成实际上存在的；作为画廊策划人，也是收藏家，亚德莎·亨德尔斯（Ydessa Hendeles）编辑的巨大资料库由人们拥抱着玩具熊的三千多张照片组成，这些照片是人们怀念的结果；而莫尔顿·巴特利特（Morton Bartlett）和詹姆斯·卡素尔（James Castle）则将“肖像”和“偶像”设定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展现梦幻世界的生活；瑞士医生艾玛·昆兹（Emma Kunz）和来自中国厦门的郭凤怡，则将几乎冒着生命危险的信念注入了肖像的力量中。他们想通过医疗性绘画和治愈性抽象画，塑造能够拯救世界的肖像；而金玉浪收藏的葬礼木偶，是为了使之生和死同在一起，它们通常是在韩国葬礼时使用；而福特里埃（Jean Fautier）则带来自己的画和《Useful Photography》杂志上爆炸自杀的恐怖分子肖像画集；卡塔琳娜·弗里奇（Katharina Fritsch）的雕塑、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和刘伟

的录像等，则展示了一系列牺牲者和殉教者的肖像；E.J.贝洛克（E.J. Bellocq）展示的是20世纪初已经破损的照片；黄永砅的作品是破损的佛像，呈现被暴力破坏后的偶像的面貌；Cyprien Galliard的新录像展示了埃及的雕塑和其消灭；哈伦·法洛奇（Harun Farocki）用影像记录了朝拜神圣雕塑的队伍和巡礼；Katsuhiko Yamaguchi创作于1950年的实验性影像作品，则从同名电影中借用了题目，展现了观看的行为本身和被称为“为眼睛的冒险”的事实，剖解了看不见的“观看者”本身的肖像；汉斯·彼得·费尔德曼（Feldmann Hans Peter-Feldmann）、汤姆·赫勒（Tom Holert）和塞思·普莱斯（Seth Price），则展现了“肖像”是如何通过媒体扩散的；Feldmann通过自己夸张的独白，把9月12日的报纸第一版的标题列出来，这也可以看作是一次自我肖像；夏里·列文（Sherrie Levine）和司图尔特文（Sturtevant）则以抄写其他作家的作品，提出著作权和产权的问题，提醒我们隐藏在背后的“肖像”；此外，大竹伸朗（Shinro Ohtake）收集了数千个被切开的照片后，布置在数十本剪贴集上，重新构成视觉性文化的短片；而Andre De Dienes、Kim Hangyong、南韩照相馆（Namhan Photo Studio）、菲利浦·洛卡·迪柯西亚（Philip Lorca di Corcia）等的照片和Yang Hyegy探险人类极限的雕塑品，展现了著名人士和普通人的面貌；电影导演吴文光为了《My Village》项目，将录像机分给村民，让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录下来，成为最质朴、最真实的人物肖像记录。并这样通过在边远地区记录下来的农民日常生活，导演塑造了生活百科全书；Fischli和Weiss则通过《看得见的世界》（Visible World）作品，在90英尺的光桌上摆布了几千张照片，展示了雄伟的平常性；收藏家全冰雪发现的《一个中国人的六十二年影像史》（The 60 Year Portraits），对1901年到1968年之间，把自己的肖像画每年照出来的叶景吕，按照年代记录了他的生活；佛朗哥·瓦卡里（Franco Vaccari）通过其1972年独创和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及时展示写出“公开募集肖像”字样，让参观者在展览现场的照相区照出自己的肖像照片，并贴在墙上；收藏家Tong Bingxue收藏的肖像画，则记录了Ye Jinglu从1901年至1968年的生活，如同他的个人生活编年史……还有一些专门为本届光州双年展创作的新作品，包括：韩国作家集团眼镜店（Eye Glass Shop）按时间顺序记录246天生活的视觉日记；Jakub Ziolkowski从Georges Bataille的《眼睛的故事》（Story of the Eye）得到灵感，描绘的60张素描画，它们都蕴含着“看”与“被看”这一互动行为重的紧张感；郭恬熙（Alice Kok）则通过自己的录像，表达了人们超出界限的



- #1 无题 纸上油画 贾斯汀 (Kerstin Bratsh)
 #2 制图No.505 综合材料 艾玛·孔兹 (Emma Kunz)
 #3 摄影与绘画的针锋相对 油画 玛丽亚·拉斯尼克 (Maria Lassnik)
 #4 眼睛的历史 纸上油画 贾可布 (Jakub Julian Ziolkowski)



#1

重新结合：亚特·祖米弗斯基 (Artur Zmiejwski) 则首次展示了如何将盲人眼里的世界画出来的新颖影视……

显然，所有的展出作品，都以不同的“肖像”形式，提示着展览的主题。但是，它们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将“肖像”融入到身份、文化和历史

问题的解读中。有的作品试图透过可见的“肖像”，展示不可见的、隐匿在肖像背后的“精神”，以及有关精神的救赎问题；而有的作品则在图像中加入感情的因素，例如呈现出对特有

“肖像”的爱、恨、怀念或追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媒体的时代，很多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肖像”的传播上，探讨了肖像的构成问题。而众多的“照片”，不仅从媒材上呈现出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数量巨大的“肖像”，使如何得以产生和复制的。这也是本届光州双年展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不可否认，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肖像的迷恋，从而我们才拥有了这么多、并继续创造着自己或他人的图像化身。透过“众生像”，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思考“万人谱”背后的寓意。

在持续两个月的展览中，以上所有作品在三个主要场馆里得到全面的呈现：光州双年展主会场的大厅、城市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它们将全部座落于Jungoui公园的步行街上，对公众开放。而通过这些展示，我们不仅对策展人的意图有所了解，也再次认识到光州双年展——这个创立于1995年9月、号称亚洲最不缺钱的双年展。其创办宗旨是为了纪念1980年以“光州民主运动”为名的光州市民对民主的欲望，强调民主化运动的精神。作为两年一次举办的国际性现代美术展，光州双年展把光市民的民主精神通过文化交流表达出来，提供亚洲现代艺术的主旋律，面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枢纽发展。如今，它已经日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之一。在共同举办支援单位：光州双年展财团和光州市的合作和支持下，光州双年展两年一次在Jungoui公园文化带举办，举办地点常常扩散到光州的其他地点。光州

双年展的活动重点在于展示国际现代艺术，通过主体展示反映现代艺术和文化。主要展示内容由学术研讨会和有关活动而组成。同时，它强调以多样的国家和参展艺术家。并将包括学术研讨会在内的有关活动和节目与各领域的主题连接起来。而光州双年展的主要举办地点：Jungoui公园，正是为了纪念艺术性和民主性，以及传统文化而建造的。该公园有许多造福于艺术文化的机构和博物馆活动。光州美术博物馆作为第八届光州双年展举办地点之一，拥有很多地方艺术家的现代艺术作品。另一个举办地点光州国立美术博物馆，它展示石器、铁器、陶器、花瓶，以及先史时代到现在的文献等，全罗南道地区的传统遗产和工艺品。此外，光州文化艺术中心是韩国古典音乐和演出艺术的主要举办地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举办地点有双年展厅，横跨两栋三楼大厦，总面积超过140,000平方英尺，具有野外演出舞台。过去，曾担任策展人的有：Kerry Brougher、张锡源、奥奎·恩维佐 (Okwui Enwezor)、查尔斯·艾奇 (Charles Esche)、侯瀚如、金弘姬、李龙雨、李荣哲、Kwangsoo Oh、成完庆、哈洛德·塞曼 (Harald Szeemann) 等。而现在，这个人口约140万人的韩国第六大城市，也因双年展的成功举办而更加声名远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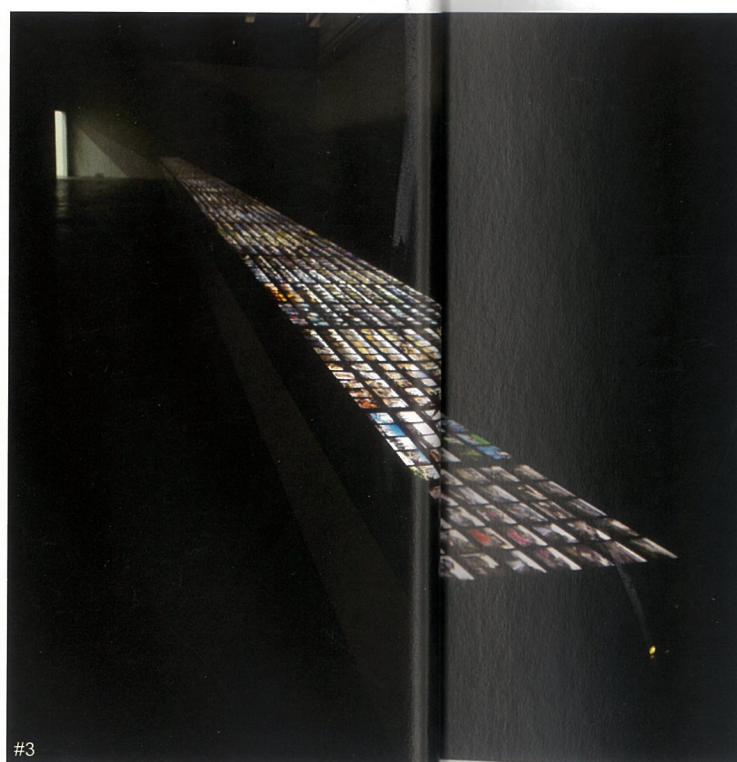
(图片由光州双年展组委会提供)

- #1 训练营 影像 周啸虎
- #2 伙伴 (泰迪熊项目) Ydessa Hendeles
- #3-4 可见的世界 3000张照片与图片装置 彼得·费兹利/大卫·维斯 (Peter Fischli/ David Wei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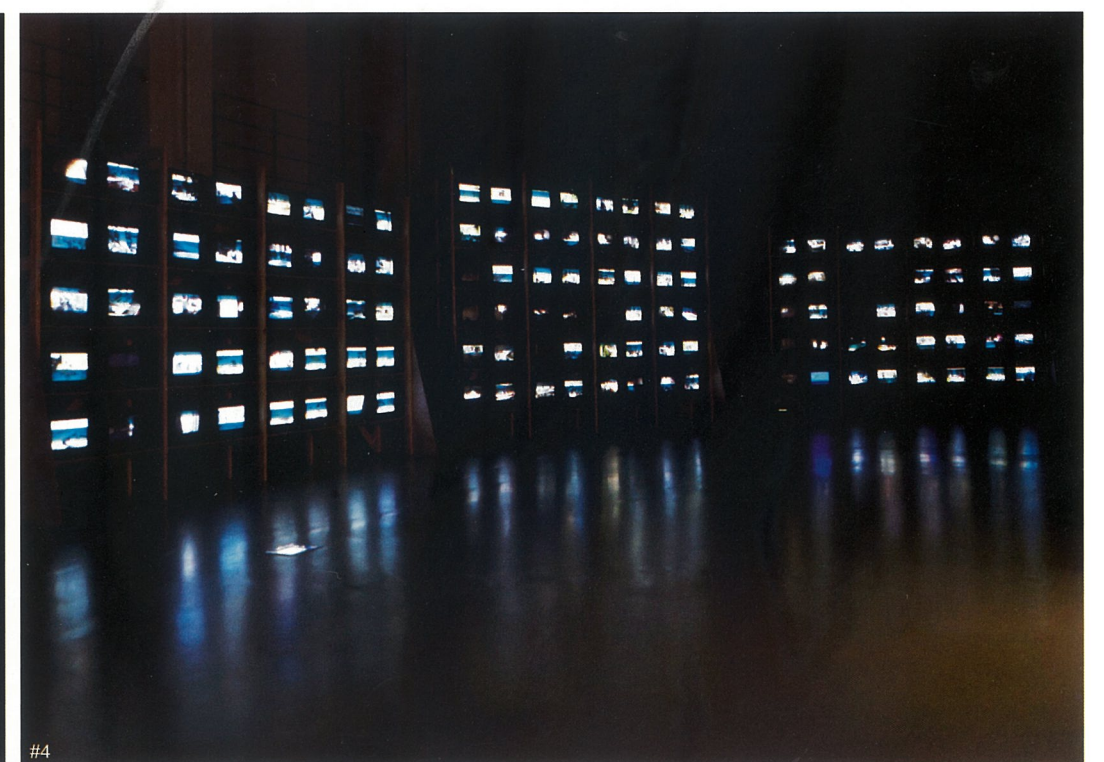
当代艺术家



#2



#3



#4